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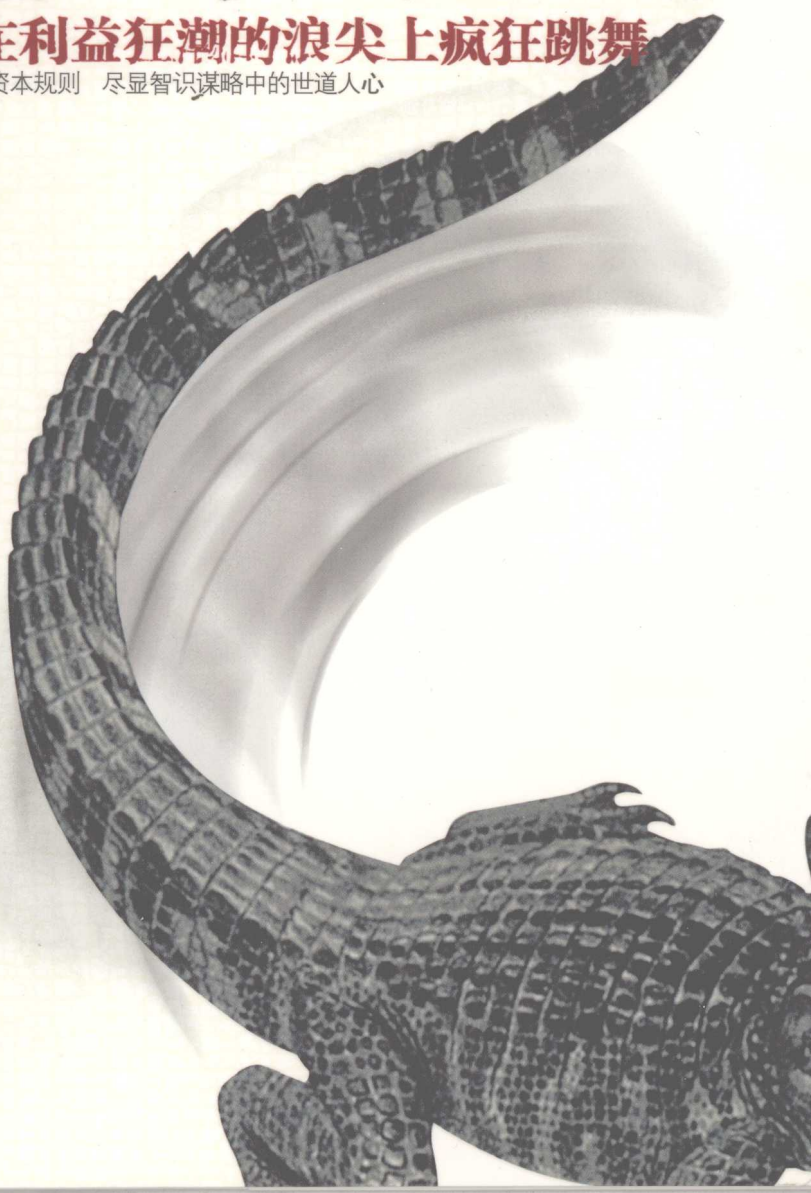
Kaifashang

【长篇商战小说】

开发商

他们在利益狂潮的浪尖上疯狂跳舞

穷极地产世界里的资本规则 尽显智识谋略中的世道人心



阳德鸿◎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特奇编号(CIP)数据

开发商 / 阳德鸿著,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
2007.10

ISBN 978-7-230-2302-3

1. 开... II. 阳... III. 商战小说 IV. I247.5

Kaishang

【长篇商战小说】

号 203301 第 (5003)

开发商

商战开

阳德鸿 著

责任编辑: 薛晓升

文字编辑: 王智

责任印制: 李学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bm.cn>

社址: 江苏省南京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印刷: 江苏凤凰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字数: 240千字

印张: 30

印次: 2008年3月第1版,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230-2302-3

定价: 28.00元

阳德鸿◎著

(江苏文艺出版社)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发商 / 阳德鸿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7.10
ISBN 978-7-5399-2705-3

I. 开… II. 阳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3395 号

开发商

著 者: 阳德鸿
责任编辑: 于奎潮 胡小河
文字编辑: 王泽阳
责任监制: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字 数: 240 千字
印 张: 20
印 次: 2008 年 2 月第 1 版,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399-2705-3
定 价: 2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引子 / 1

第一章 尖锐的钉子 / 3

一个巨大的土坑，突然耸起一个山峰，而上面是一家摇摇欲坠的民房。民房上每天还升着红旗，饭都是用绳子吊上去的……

第二章 与狼共舞 / 9

当他从血泊中醒来时，天已微微亮。他本能地向宿舍爬去，却在一个墙角发现了秃子老板的尸体，尸体下竟然还压着一个口袋。

第三章 钉进虎口 / 17

一阵香气扑来，腰突然就被人搂住了，背部还被软软地摩挲着，和着鼓点，臀下也被一颠颠的。血猛地往上涌，浑身燥热起来。

第四章 双城记 / 26

“锤子个开发商！”海粟一边骂，一边吹起瓶子来。狂饮之后，海粟突然猛拍一巴掌：“兄弟，好久没欢喜了，今天我请你。”说完，拽着江一凡就上了车。一路上，车子扭着迪斯科，引得喇叭齐鸣。

第五章 继续深入 /53

李铮铮一下躲开，说：“就你们记者最坏。”江一凡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李铮铮说：“记者每天跟三教九流打交道啊，五毒俱全。”江一凡说：“我可是百毒不侵。”李铮铮道：“那是因为你已经毒性太深了，黑质而白章，触草木尽死。”

第六章 死寂的暗夜 /67

两只鹰很快飞了起来。它们掠过城市的上空，掠过两江四岸和无数的窗户，还掠过人间所有的幸与不幸。终于，他们歇了下来。

第七章 售楼部血案 /78

随着一阵歇斯底里的叫喊，人群中“刷”地飞出一块砖头，直端端砸在玻璃大门上。“哎哟！”有人应声而倒。大家一看，倒下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站在门口的白楠。

第八章 血色里的追问 /87

忽然，一位保安“扑通”跪在了地上，哽咽道：“把我开除了吧，我没用，白总离我那么近，我都保护不好，我该死。”说着就打起自己耳光来。护士把大家劝了出去，只留下李铮铮一人在床边默默地看着。

第九章 一个人的战争 /98

海粟一阵胡吹乱侃，把黄金虎弄得欲哭无泪。按照他的性格，非跟龙天火拼一回不可。但现在哪里是耍横斗狠的时候，一切都才刚刚开始。

第十章 通往兴盛之路 /121

政府的这次行动，很大程度上都是以龙天为核心。我甚至怀疑，所谓的RBD，都是为龙天量身定做。说白了，我们都是被拉来抬轿子的。想想都憋气。但有什么办法，政府的面子敢不给吗？

第十一章 失声的宣言 /136

一大早，不少客户斗志高昂地来到现场，一看价格，立即叫出声来。叫归叫，他们依然不舍不弃。此时此刻，价格已经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。

第十二章 你是我的情人 /156

薛筱嘉也算是久经沙场了，并不接招，腾挪躲闪间又留有悬念。越是这样，黄金虎越有兴趣，觉得这女子还真够味，便直勾勾地盯着她，眼睛里渐渐喷出了火。见此情形，海粟也不着急了。他相信，她薛筱嘉一旦成了黄金虎的猎物，就插翅难飞了。

第十三章 钉子上的血 /182

他承认不止一次从白楠手中接过卡片，但以往基本都是商场提货卡、消费贵宾卡，接着也就接着，就当是多跟美女握了一次手。而现在，要让他同时跟上帝与魔鬼握手，他敢吗？

第十四章 孤注一掷 /206

送上来的美餐，田先有怎么也不会错过，他像一条鲤鱼突然跃起。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，忘记了黄金虎的存在。但那个藏在门缝的针孔摄像机却异常清醒。

第十五章 没有什么不可以 /219

他猛然觉得以前的拆迁困境，规划设计的一搞再搞，很大程度上都是秦小天玩弄的花招。他想着这两年来的坎坎坷坷、真真假假，越想越是那么回事。忽然就双手一击：“我操！在秦小天眼里，我就是一傻B。”

第十六章 刀下的情殇 /241

白楠正在办公室里修改着世纪银河二期公寓的开盘方案，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，虽然只有一句，却让她惊恐万状：把他交出来，不然我就上楼了！白楠下意识地伸出头，果然看到一个妇女雄赳赳地站在楼下，举着手机像举着炸弹。

第十七章 生死劫 / 265

玻璃片四溅的同时，黄金虎的手淌出了鲜血。海粟看到，那根受伤的指头正指着他的胸口，血一点点滴下来。算你狠！惊愕之余，海粟退出了办公室。他知道，一切都已无可挽回。

第十八章 罪与罚 / 281

同样的感受，也在萧樯、李铮铮、江一凡等人心中萦绕。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无论按照哪个路径推测下去，都会陷入迷茫。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，那就是薛筱嘉的身份太值得怀疑了。

第十九章 开盘 / 296

黄金虎被正式批捕的消息一传出，立即在地产江湖引起巨大震动。那些早如惊弓之鸟的官员更是丑态百出，有的求神拜佛，有的四处奔走，有的加紧了反侦察行动。渐渐进入秋天的城市，布满肃杀之气。

尾 声 / 308

太阳眼看就要落下去了。天边一片血红，老眼望去，仿佛裂开了一道口子，血不断涌出来。

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。大家只关心一件事情：那个“史上最牛的钉子户”到底能扛多久。一夜之间，整个城市都被这个问题挟持了。

密密麻麻的人守在各个角落和风口，目光如炬，唯恐一眨眼房子就倒了下来。房子倒下来就不好耍了。很多人这样想。

黄勇也这样想。我的功夫还没派上用场呢。他捏了捏拳头。要是谁敢上前一步，我绝对弄他个狗吃屎。站在半坡的他扫视了一下四周，黑压压一片，天桥上、阳台上、塔吊上、推土机上，全是伸长的脖子。有人挥着手，有人瞄着相机，有人举着“黄勇雄起”的牌子晃来晃去，还有人干脆脱下衬衣像旗帜一样舞着。

黄勇觉得不应该辜负大家，猛抬腿“噌噌噌”几步蹿上了四壁孤悬的土丘，背靠摇摇欲坠的房屋，向前方挥了挥手。

“噢——噢——噢”，四周立即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叫声。一群“棒棒”更是将竹棒有节奏地举过头顶，像丐帮大会在拥立新的帮主。黄勇赶紧抱了抱拳，立即引发一阵尖叫。



开



发



商

2

“黄勇，你太有种了！”有人用老式的送话器喊了一声，如破铜乍响。黄勇不由心里一惊。我操！他突然想起了小时候，因为被人骂了一句“你娃没种”才练起了武术。那时候，一年到头吃不了几片肉，眼看着隔壁张老幺碗里有片肉，就口水长流。“你娃把张寡妇的内裤偷过来就给你肉吃。”张老幺敲敲碗，笑着说。肉眼看就要落进嘴了，张老幺却突然收了回去。“先拿来吧，拿来就吃。”黄勇吞了吞口水，扭头跑了。“你娃没种！”听着张老幺的骂声，黄勇发誓有一天要捶死这个狗日的。后来，黄勇果真练起了散打。张老幺却因为流氓罪被关了起来。

想到这里，黄勇眼睛就湿了。他突然怀念起张老幺了。不就把别人裤子脱了嘛，现在还有人拆我房子呢。黄勇一阵血脉贲张，一扭身就钻进了屋，举起自制的国旗，在窗口摇起来。外面立即又是一片呼啸，笑声叫声鼓掌声口哨声喇叭声乱作一团。黄勇将红旗往左边一挥，人们就往左边看去，往右边一挥，人头就往右边偏去。三五回合下来，就出现了人浪，像足球场上一样波澜壮阔。黄勇摇得更加卖力了。全国拳王争霸赛夺冠时，也没这么风光过啊。他摇着摇着就有点要飞的感觉了。

“他妈的，太过分了。”在十米深的脚下，有个汉子嚷了起来。只见他一把掀开同伴，捡起石头就要往上冲。整个空气一下凝固了，没有人知道即将发生什么。然而，汉子几次上冲，都因为坡势太陡跌了下来。同时，黄勇也飞快地捡起双截棍，蹲起马步，一副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架势。有一回，眼看冲关就要成功了，有人突然大叫起来：“快出双截棍！快出双截棍！”果然，黄勇就把双截棍舞得刷刷生风。汉子终于败下阵来。

“我操！”汉子一下倒在地上。空旷的土坑，就像一个巨大的墓地，天空也显得那么阴冷。“就这样把我埋了吧。”看着对面的挖土机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，他在心底叫起来，随即闭上了眼睛。

“文总！文总！”一帮人围了上来，纷纷伸出手去。文总的全身却一片僵硬，大家吓了一跳。有人赶紧把手伸到他鼻孔处。“让我躺会儿吧。”文总慢悠悠地说道。有人在文总身边跪了下来，有人也跟着倒了下去。

四周一片寂静，太阳默默地落了下去，人潮也缓缓地散了。附近工地上的声音，再次清晰起来……

第一章
尖锐的钉子

对H市的几百万市民来说，这个春天太有意思了。大家见面第一句话就是“你去看没有，笑死我了”。不用说，大家都知道是钉子户的事。在数百条线路的公交车上，人们都在同时谈论同一个话题，提到同一个名字。他们将从网上、报纸上获得的零星细节，拿过来拼贴、组合、发布和交换，说着说着就笑得不可收拾。

通往兴盛区的各条道路，都空前地堵车。商业中心的酒店、旅馆一夜间爆满，而很多长久空置的民房，也被挤占一空，窗眼里不是挤着脑袋，就是架着长枪短炮。有人甚至卖起了门票，票价也从最早的5元涨到了10元，而有些无业游民更是四处搜索最后的黄金口岸，高价卖给记者。

工地外的一圈“邋遢餐馆”，也随时爆满，操着各种口音的人要求整二两小面、抄手，一边吃着一边向服务员问这问那，服务员们也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各种细节。一到晚上，背对工地的墙就被凿开几个洞。而那洞又成了这些餐馆招徕顾客的主要手段，第二天生意更加火爆。

不仅是现场，就在各单位会议的间歇，很多人也在手舞足蹈，试图以最形象的方式展示那极度戏剧化的工地现场：一个巨大的土坑，突然耸起一个山峰，而上面是一家摇摇欲坠的民房。民房上每天还升着红旗，饭都是用绳子吊



上去的……他妈的，太有想象力了。

“这黄勇，老子太崇拜他了。”

“你说他为啥这么牛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不过这事已经闹大了！”

“是啊，关键是外国记者来了。麻烦大了。”

……

说到这里，人们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。很多市民也开始忧心忡忡，生怕一把绷得过紧的弓，突然“喀嚓”一声断为两截，将人从梦中惊醒。

事实上，紧张的人太多了。就在茂远商业广场工地正对面，一间临时租赁的办公室里，更是充满了压抑的气氛。一架高倍望远镜24小时监控着工地。

“你说说，现在怎么搞吧。”一脸赘肉的黄金虎将望远镜缓缓推开，眼睛仍然盯着窗外。他嘴角微微抽动，似笑非笑。

面前的两个人相互看看，不知该由谁来回答。几秒钟后，还是那个小眼睛包子脸的男人开口了：“还是隔岸观火，隔岸观火。”这个成语他用了很多次，每次都脸上赔着笑。他用余光盯着老大，笑迟迟不敢消退。

“火越来越大，就不怕烧到身上吗？”黄金虎拉长了声音，依然盯着窗外。

“这个……”小眼睛赶紧向身边那位投去了求援的眼神。

旁边梳着大背头的年轻人，却像是故意要看他的笑话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胡总，问你呢？”

屋子里更加沉闷了。过了两分钟，大背头才缓缓地开始了他的演讲。

“所谓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除了智慧还要定力。现在的形势嘛，很简单，就看哪个扛得住。就像一个赌局，到孤注一掷的时候了。当然，也就是亮牌的时候了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开发商输不起，政府更输不起，多拖一天，就是多加一注本钱。急的肯定是他们。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无非是要拖住茂远的工程进度。显然，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。这个时候的关键，是不能让事态扩大，尤其是不能让黄勇得意忘形。若黄勇的条件过于苛刻，谈判失败，会是怎样的结果？知道吗？！”

说到这里，大背头飞快地扫了黄金虎一眼，将目光重重地落在姓胡的那张包子脸上。由于紧张，又听得出神，那包子显得更加圆了，还冒着热气。

“怎么？还敢强拆？现在什么时候了？乌纱帽还要不要？！”似乎是被那钉子般的眼光射恼了，胡大维接连问了四个问题。

大背头却更加得意了。“还有比强拆更难受的——生不如死。”

“什么？”黄金虎也忍不住将目光转了过来。

“你想想，如果黄勇要价太高，高出市场行情太多，就算开发商愿息事宁人，拆迁办也未必干。这个示范效应怎么得了？如果以前乖乖搬了的，又杀回来闹怎么办？还有，以后的拆迁工作又怎么做？因此嘛，政府完全可以……”

“喀嚓？”胡大维的小眼睛突然露出凶光，做了个一刀砍下的手势。

“黄总，你是聪明绝顶的人，如果是你，会怎么做？”大背头趁机捧了一下老大。果然，黄金虎一仰脖笑起来。“哎呀，大维呀，可惜你跟了我这么久。”

这么一说，胡大维的脸又呈暗紫色了。

“那鬼狼，你说怎么搞？”黄金虎终于向大背头发问了。他双目如炬，似乎要看透大背头到底藏了什么牌。大背头其实是狼图策划公司的老板海粟，这两年一直跟着黄金虎的屁股转，以前黄金虎叫他色狼，看了《无极》后就叫他鬼狼。他们自称“虎狼之师”，常常深更半夜在夜总会里鬼哭狼嚎。在欢场和生意场，他们都以黄金搭档的形式出现，让不少小妈咪和地产界人士又怕又羡慕。

“黄总，你知道的，眼前最坏的可能就是，政府和茂远达成了默契，给黄勇那崽儿一个底线，当然这个底线向公众也交代得过去，比如，每平方米比市场价高一两千元，另外再算点生意损失费。如果黄勇还是不答应，就干脆把他晾在一边。一旦政府为茂远撑腰，形势就大变了。那时候，真正着急的就是黄勇了。”

“但真的能像我们想的那样，去修改规划，中间留个洞，让那房子永远坐井观天？”

“这里是商业中心，寸土寸金，开发商未必玩得起。但地方政府可以；只要间距符合规划法，弄你个瓮中捉鳖憋死你，然后整点其他的手段，使人噩梦连连，你还能死扛吗？黄勇意志一旦被摧垮，整个事情很可能就……”



鬼狼一席话，让黄金虎也害怕了。但他还是不相信，政府会对一个钉子户大动干戈：“为什么政府不给茂远施加点压力，让茂远妥协？”

“黄总，如果你是茂远公司的老板，你会怎么做？1000万啊！”鬼狼一句话，让黄金虎陷入了沉思。一想起黄勇不断疯长的条件，黄金虎禁不住牙根痒痒。

一个200平方的破房子，凭什么要喊价1000万？还要从两年前开始算商业损失费，不就是一个豆花店嘛！要是老子，非剥他一层皮不可。想到这儿，黄金虎张开大嘴，几颗虎牙一览无遗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鬼狼就拉响了警报。他赶紧说道：“黄总，这个黄勇是有点儿过分，但毕竟还是在我们的掌控中。量他十个胆子，也不敢出卖我们。毕竟，这是个交易。不过当时我们确实没料到，他会一下失控，喊那么高的价，也没料到媒体会那么疯狂。当然，当然这个我也有责任。”

黄金虎瞄了鬼狼一眼，霍地站起来：“大维，你是怎么跟那个什么勇谈的？嗯？”

胡大维正要开始结结巴巴地陈述，又被黄金虎一个手势压了下去。“你他妈从来都是个饭桶！废物！”

鬼狼差点儿忍不住笑，连忙说：“老大，有办法，有办法。”说着用手梳了一下头发，正欲表演，黄金虎的手机响了。

黄金虎一看来电号码，脸色就变了。

眼看着一天天耗下去，文侠心如火烤。作为茂远实业分管工程和营销的常务副总，他早在半年前就立下了军令状，茂远商业广场一定要在今年3月进入正常施工阶段，5月底亮相。但现在还是个坑，坑上还钉了个刺目的“钉子”，迟迟不能拔下。推土机已经搁了两个月，工人们天天无所事事，睡觉打牌喝酒，有几个还因为醉酒被送进医院。施工方的何矮子，更是一天两个电话，说：“这么一天天拖着，工资照发，推土机、塔吊什么的租金照给，每天几万元的损失谁来补？搞你们这个鸡巴工程，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。”

文侠开始还耐心解释，后来一看又是何矮子的电话，干脆不接，或者接了放在一边。那边破锣般地叫骂一通，又“喂”了几声，见没反应，“妈那个B

哟，”一下将电话砸了。

但有些电话是不敢不接的，比如公司的秦总、政府的刘区长、拆迁办的全处长，一天一个命令，一天一个会议，文侠头都要炸了。但怎么办？按秦总的话说，这还不是他文侠搞出来的，早说了强拆，就那么10分钟的事情，他硬要死撑着，说能协商就协商，国家早就不让强拆了，国有企业更应该做个榜样。这个榜样做得倒好，就因为这个“钉子”，工程就足足拖了一年。一下子闹得这么大，市政府都亲自过问了，哪个狗日的还敢强拆。

我操！

现在的人，说不了两句就操来操去，还很时髦的样子。文侠以前很反感，现在也忍不住“操”了起来。他躺在沙发上，脑袋斜斜地吊着，好像不是自己的。他想，今天晚上再跟那个黄勇谈判一次。让政府出面，再带两个律师，阵容强大点，软硬兼施。但一想起黄勇那劲头，他又不抱希望了。

他赶紧给陶亮打了个电话，问黄勇一家的动静怎样。陶亮说：“一切照旧，他老婆还是见人就一通演讲，称要捍卫法律的尊严和公民的权利。黄勇也是一副誓与房子共存亡的架势，只是不怎么摇旗了，多半是精力不济了。”这是个信号。文侠心里一颤：说不定黄勇就要泄气了，毕竟人不是铁啊。

陶亮却多了一句嘴：“文总，我担心，担心逼急了——他们连钱都不要了。那婆娘这样嚷过。”

“什么？”文侠吓了一跳，“那怎么办？他们的背景你调查得怎样了？”

“听说黄勇是道上的人，跟一些开发商还是兄弟。要不，走点其他的途径？”陶亮话说得轻巧，却一下击中文侠的心脏。文侠从小走正道，跟黑道势力八竿子打不着，但从业这么多年，多少还是晓得一点黑势力在地产界的影响。难道是有人在从中作祟？这个念头一闪，眉毛便抖了一下。

他稳了稳，问道：“那你有没有具体的渠道？”

“这个嘛，我查了，可能跟对手有关。毕竟……”

果然是他？！文侠早就想过，很可能是竞争对手在背后煽风点火加利益收买，这样的事情以前就有过。只是没敢肯定是他黄金虎，毕竟平时见面，都还和气，还一口一个兄弟，什么要加强合作啊，共同将市场做热啊。拆迁纠纷闹了这么久，他还不时来电话关心一下，说有什么需要尽管说。那人一脸横肉，



开



发



商

8

笑起来让人心里发麻，文侠也就没多搭理。没想到，他真还笑里藏刀。

人心啊！文侠叹了口气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就挂了电话，他要想想，黄金虎为啥要这么做。

黄金虎拿的是净地，工程早已过了地面，无论从哪方面来讲，都没必要将茂远作为靶子啊。要说档期、口岸，龙天才是最直接的对手。当年他虎口夺食，从龙天抢过这块肥肉，后来工程却磕磕绊绊，而龙天则进度神速，眼看就进入开盘倒计时了。而茂远呢，现在还是一个坑。

他到底想干什么？

文侠知道，在没弄清黄金虎用意之前，决不能轻易就范。等吧，等他表演个够。可是，等得起吗？工程超过预算时间已两年，单为了处理这个“钉子户事件”，也用了10倍的时间。作为常务副总，他已经遭到了公司上上下下的质疑：一个“钉子”都拔不了，还要盖标志性建筑？一向心高气傲的他真想一头撞死。

这时候，手机又响了。他以为又是何矮子，顺手掐了。对方却不依不饶，他干脆关了机。不料，座机又响了，他一接，那头就一阵暴吵：“你死到哪去了？电话也不接，这个家你还要不要？！”

他木头一样立在那里，任咆哮像潮水一样退去。清醒过来时，才意识到已经3个晚上没回家了。他翻遍全身，也没找着车钥匙，便昏昏沉沉地下了楼，随后招了辆出租车，醉汉一样栽了进去。

天早已暗了下来。华灯初上的时候，人最脆弱，白天的委屈与夜晚的无助都暗河般涌上来。文侠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塑料袋，在异乡的街头，鼓鼓胀胀，飘零无依。

第二章 ● 与狼共舞 ○

黄金虎足足等了一天的电话，也没见茂远打过来。他问陶亮是怎么说的，陶亮说：“文总那么聪明，不会不知道。”接着就把电话挂了。

“猪！”黄金虎骂了一句。胡大维以为又是骂他，耳朵很配合地抖了一下。他曾经很认真地照过镜子，觉得老板的眼神有问题。但大概是被骂多了，天长日久就觉得真有点像猪了。一听这个字，耳朵就要动一下。

胡大维有点委屈：为何不分青红皂白就开骂？他不解地盯着老板，只见他举着电话，青筋暴胀，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当他确认不是骂自己后，便很利索地应了一声：“确实是猪。”

黄金虎又拨了海粟电话，没人接。他焦躁不安地转了两圈，决定亲自给文侠打个电话。正要拨，海粟回过来了。海粟的意思是，现在是拼毅力的时候，千万别打，量他文侠也熬不了好久。

果然，晚上10点刚过，文侠的电话来了。双方约好半山商务会所见面。不用说，那里是很隐秘的地方，一般的小资白领是不会去的。文侠到时，一个妖艳的美女已在门口迎着了。只见她身材高挑，又显丰满，胸口欲盖弥彰，白皙的脸上浓淡相宜，却掩不住几分轻佻。

“文总吧？真是贵客难候啊。”她一脸笑容绽放，粗粗的声线中夹杂几分



开



发



商

10

嘤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。两人穿过一条长长的回廊，又绕过一片枯山水，在几棵文竹后发现了一扇门，上书“听雨轩”。推门进去，并没有人，走进里屋，才见有三个人已坐在那里了。橘红的灯光下，只见黄金虎卧成了一堆肉，两边是海粟和胡大维，如哼哈二将。环视屋内，整个布置都是日式的，闲散淡定，颇具禅意。想不到，这暴发户还有点品位呀。文侠正佩服着，黄金虎突然从椅子上弹起来：“文总，好久没见了。”袖子一扫，茶杯顺势扑倒。黄金虎一边叫“阿咪，擦水”，一边请文侠入座。文侠忍住笑，拱了拱手：“黄总，客气了，客气了。”

带他入室的女人很麻利地擦了水，又在他旁边笑着坐下。一股艳香扑面而来。

这就是传说中的阿咪，黄金虎的红粉兵团掌门人？文侠忍不住用余光瞟了两眼。

很快进入正题，先是海粟发言。他一开始就以纵横家的口气，分析了眼前的局势和各自面临的问题。“对茂远而言，当前最可怕的不是钉子户，钉子迟早可以拔掉。但拔掉之后呢？一个项目正式上马，就意味着骑虎而行，下无可下，退无可退。真正决定存亡的，就是市场了。”

说这话时，他向文侠投过刀锋般的眼神。“当然，对全发而言，同样也面临着市场问题。不是我们没信心，而是对手太强大。你想想，龙天是什么背景？上可通天，下可入地。这几年，拿地、圈钱、提前发售，哪样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？论品牌，论实力，论经验，不知比我们强多少倍。再说到市场容量，你算算，就这个兴盛区，常住人口不到40万，两个大型国有企业马上搬迁，地理上这里又是孤岛，辐射力很弱。按超过国际标准的人均3平方米的商业面积计算，最多消化量也不过100万方。而目前投入使用的少说也有60万方，在建的就我们3个算下来，纯商业也有40万方，还不说其他在建和新增项目。一拥而上的结果，只能是自相残杀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对这样毫无新意的算账方式，文侠并不以为然。“难道你能强制谁停下？”

“当然不能。”海粟甩动一头长发，“但可以讲点竞争策略嘛。不能坐以待毙啊！”